

经典

简·奥斯丁的“文学教母”

□杨靖



范尼·伯尼

1797年,简·奥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完成处女作《第一印象》并通过亲友转交至出版商手中。迁延数年后,小说临近出版,小说家才发现市面上已有霍尔福德(Margaret Holford)的同名小说。灵机一动,她联想到最近阅读的一部小说《塞西莉亚》,在小说结尾,作者范尼·伯尼(Fanny Burney,1752-1840)借小说人物利斯特博士之口总结道:“一切不幸都起源于傲慢与偏见”——这是《傲慢与偏见》书名的由来。事实上,《傲慢与偏见》得益于《塞西莉亚》之处良多,远不止借用标题那么简单。根据批评家莱恩的研究,从人物形象到故事情节,乃至遣词造句,奥斯丁从伯尼作品中借鉴之处不可胜数,甚至她标志性的讽刺口吻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伯尼的继承和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尼·伯尼堪称是“简·奥斯丁的文学教母”。

两位女作家颇多共同之处,比如“隐匿”写作。众所周知,奥斯丁生于牧师之家,自幼谨守礼仪法度。写作,尤其是商业性写作,在当时通常被视为“逾矩”行为,因此她只能乘家人不注意时偷偷写作。“她能完成所有这一切”,她的侄子在《简·奥斯丁回忆录》中写道,“真是令人吃惊,因为她没有单独的书房可去,大多数工作须在共用的起居室里完成,受制于各种各样的偶然的打扰。”为此她把手稿悉心收藏,或用吸墨纸盖住,她的几部小说初稿都是在“零碎的纸片”上完成,以便“随时藏匿”。

奥斯丁生前所有作品都是匿名发表。首部《理智与情感》署名“一位女士”,随后的《傲慢与偏见》署名“《理智与情感》的作者”。唯有在身后出版的《诺桑觉寺》扉页才第一次署上她的真名。她的作品大多由兄长出面与出版商洽谈,合同签署也由后者代劳,因此,今日的“简迷”想要找到一份奥斯丁的亲笔签名,可谓难乎其难。据考证,迄今为止,奥斯丁的名字首次、也

是唯一一次在印刷品中出现,恰好是在伯尼1796年小说《卡米拉》所列的订阅者名单之上。

伯尼的父亲是伦敦文化名人,交游广泛。15岁那年,伯尼受到父亲训斥,被迫将自己的习作付之一炬——其中包括她处女作《伊芙莱娜》的雏形。然而外部的压力终究未能抑制创作的渴望,于是她转入“地下写作”。《伊芙莱娜》完成后,伯尼决定匿名出版,同时考虑到出版商可能凭借笔迹辨认出作者是“杰出的音乐史学家查尔斯·伯尼之女”。因此,她发明“假手”书写法,并将用“假手”誊抄的书稿由其弟查尔斯呈交熟识的书商朗兹。

范尼·伯尼凭借《伊芙莱娜》(1778)一炮走红。据传,皇家艺术学院院长雷诺兹爵士“在阅读时得到很多启发”,爱不释手,遂悬赏50英镑,想要挖掘出小说真正的作者。历史学家吉本宣称自己用一天时间读完这部三卷本小说,政治家詹姆斯对此表示严重怀疑:他本人用去整整三天时间,而他自信自己的阅读速度丝毫不亚于吉本。戏剧大师谢立丹读完全书后更是热切建议小说作者转而尝试喜剧创作。连文坛巨匠约翰逊博士也赞赏有加,声称小说作者堪做他的文学“偶像”。面对文艺界人士的追捧,伯尼本人心态却相当超然:许多时候她只是笑而不语,任凭他人评说。最有趣的是,据说本书出版当日,伯尼的继母大声朗读报上刊登的新书广告,却不知作者就坐在她对面。

同样是匿名写作,奥斯丁相信她所有作品(包括书信和札记,以及早年所作《英格兰史》)都有至少一位理想读者;伯尼则更愿意将自己的“每一缕思绪、内心的每一种企盼”展现给“莫须有小姐”(Miss Nobody)。更为有趣的是,伯尼也堪称史上首位通过日记进行现场“直播”的作家——直播的内容是她本人经受的乳房切除术。“接着,我不由自主爬上手术床……当可怕的钢刀插入胸膛——切开血管、动脉、肌肉、神经……我以为手术顺利结束——哦,不!又要重新开始切割——比先前更可怕,这次要将恶性腺体的底部、根部和他附着的位置切开……”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像大多数一样,伯尼本以为自己命不久矣,但不料手术极其成功:她术后存活长达30年,时人叹为奇迹。而她最大的变化,是此后作品中更平添一切切除后余生的“豪迈之气”。

在批评家看来,伯尼雄奇的文风很大程度上是对“约翰逊文体”的刻意仿效。同样,奥斯丁对这种文体也极为推崇,她在《诺桑觉寺》中采用约翰逊式的反义对偶句结构,评论同时代小说家安·拉德克利夫的哥特小说“缺乏人性描写”,其中的人物“如果不像天使般纯洁,则必定具备恶魔般品性”,这可谓是伯尼和奥斯丁这两位女作家的另一大共同特色。

重读《百年孤独》:魔幻之境与史诗

□高美萍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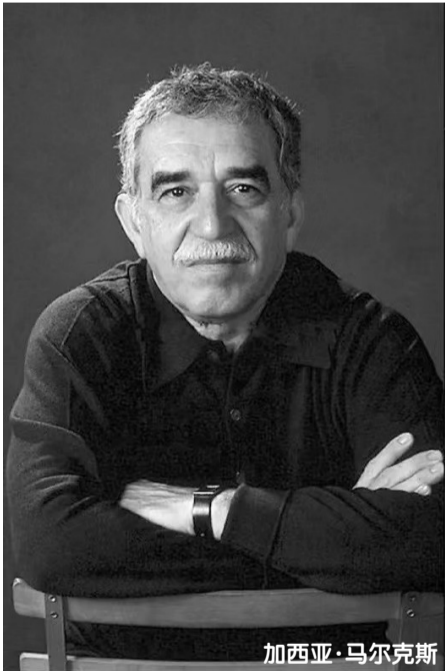
望,在亲人面前筑起一道无形的墙;他们之间缺乏信任,互不了解,没有共同思想和相通的感情;孤独成了这个家族的惯性,一种生存状态。尽管其中很多人打破孤独进行过种种艰苦的探索,但由于无法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把分散的力量统一起来,最后均以失败告终。在马贡多,一个个备受孤独折磨的灵魂,诉说着时代的风云变迁,诉说着历史的悲痛,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在忍受孤独的煎熬,而是沉浸其中饮鸩止渴,任由孤独耗尽灵魂,耗尽自己,其主体意识完全溃散于孤独中。孤独是布恩迪亚家族的群体无意识,像瘟疫一样依附在这个家族的每一个成员身上,与马贡多的诞生直至消失相始终。

“死亡是一面镜子,反射出生命各种徒劳的姿态”,从哲学的层面看,生存与死亡是生命存在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在《百年孤独》中,作者使用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描写了一个人鬼混杂、生死交融的奇异世界。因决斗被布恩迪亚杀死的普鲁登,阿基拉尔的鬼魂不断地出现在布恩迪亚夫妇家里,寻找一切可以洗涤伤口的水源。为了摆脱纠缠,他们被迫离家出走,这也成为马贡多创建的缘起。但为了躲避阴间死亡的孤独和另外一种更深意义上的死亡,在墨尔基阿德斯死后标注的地图的指引下,阿基拉尔又追踪到马贡多,与杀死自己的仇人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与吉卜赛人一同来到马贡多开启了这个世界桃源与外界联系的墨尔基阿德斯,虽然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既了解过去,也能预测未来,在遇到死神后也“因不堪忍受孤寂又重返人间”,决定到这个尚未被死神发现的角落来藏身。在第六代奥雷良诺最后一次碰到墨尔基阿德斯时,只看到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影子在喃喃地说“我在新加坡的沙洲上生热病死了”。墨尔基阿德斯死前留下记载着马贡多历史的羊皮书,死后不甘寂寞的幽灵又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为布恩迪亚的子孙指点迷津。还有霍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生前被绑在栗子树下受尽孤独,死后又逃离阴间的孤独重返马贡多,在栗子树下孤独地徘徊。生活在马贡多的人们,活着的时候孤独的生命在走向死亡中延续,死后孤独的亡魂也并没有完成生命的自然终结。正是生也孤独,死也孤独,是死的终结与虚无启发了生,如果死缺乏意义,那么生命也毫无价值。

所知,愈来愈不自由,愈来愈孤独”。

三

从地缘政治意义上,美洲是一块孤零零的四周被汪洋大海包围着的陆地,在漫长的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古老的印第安部落在这里生息繁衍,有相当长的时期不为人所知,是一个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孤立自足的世界,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也就发现了它的孤独。殖民者一手高举着剑与火,一手拿着十字架,用钢铁和精神的武器征讨和驯服殖民地人民,开始了对拉美长达几百年的殖民统治。史诗一样的《百年孤独》,从非南达身上反映出两个民族或者两种文明的冲突,仿佛欧洲宗教文明在拉丁美洲的深入。在小说的开始,马贡多人依据自然的法则生活,但随着尼卡诺尔·雷依那神父的到来,以及“丘八”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的接替,马贡多开始失去传统价值观念的支撑,陷入宗教力量的重压之下。在布恩迪亚家族内,外来的高地人非南达作为一名标准的基督徒,在乌苏拉死后操控整个家族很快变成一座陈规陋习的堡垒,陷入龌龊、慵散、倦怠和没落的泥潭。但虔诚的信仰并没有保护上帝子民的安全,额头上画着抹不掉的“圣灰十字”的奥雷良诺上校的十七个私生子,一夜之间全死在暗杀之下,子弹无一例外地从“圣灰十字”的中心穿过,乌苏拉“毫不畏惧地向上帝发问,他是不是真的以为人的身体是铁打的,忍受得了这么多的痛苦和折磨”。人性改变了,人格扭曲了,对上帝的信仰失落了,马贡多人在失去上帝温暖关怀的冷冰冰的世界里没有了精神依傍,在眼花缭乱繁华与喧嚣中迷失了自我,陷入深深的孤独之中。面对外来文明的冲击,马贡多以往的生存历史与文明经验,未曾为迎接和吸收先进陌生的文明做好从容的心理准备,因而,好奇、惶恐、盲从、迷乱几乎成为一种必然的心态;同时新的文明以一种“话语霸权”的姿态出现,无限夸大和炫耀自身的优越,又毫无廉耻地大肆掠夺,所以马贡多虽然努力摆脱过去,却又被未尝别有用心地拒绝,就只能哀叹“我们将一辈子烂在这里”。马尔克斯说“孤独”是布恩迪亚家族的人相继失败的原因,也是马贡多毁灭的原因,这种孤独和拉美大陆内在的孤独连在一起,形成全球化时代后殖民话语的一种体现。正如马尔克斯所说“用他人的图表来解释我们的现实,只会使我们愈来愈不为人



加西亚·马尔克斯

人,“这是独立的相对物,是个人(他在都市里享有独立)为独立而付出的代价”。

在当代文学创作中,拉美文学因为孤独主题所具有的深厚民族文化内涵而获得了神奇的生命力,以其丰富的文学性走向了世界文学的前沿。在《百年孤独》中,布恩迪亚家族处在封闭愚昧与外来文明的撞击造成精神分裂中,凭借作品中的不同人物姿态各异的名字与禀性,作者完善着对拉美人的研究,在这个孤独铸就的小天地里,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小宇宙”,如同一滴水昭示着大海的秘密,而每代人又在孤独遗传密码的双螺旋循环发展中,喻示出拉美发展的缓慢,象征了它的停滞状态,从中揭示出拉美更深层次的孤独——贫穷与落后、愚昧与野蛮、因循守旧、与世隔绝,以致必然被连根拔起的命运。马贡多这座镜子城,在奥雷良诺·布恩迪亚第六代“如同在照一面会说话的脸”译读出全本羊皮书的时刻,最终被飓风从地面上一扫而光,映射着拉美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小镇彻底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了。

“也许回顾是一种前进的方式”,马尔克斯站在一个非常的高度俯瞰着熙攘的人类世界,用一颗悲怆的心灵寻找着拉美迷失的精神家园。虽然作者没有为布恩迪亚家族规划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但这种结局无疑对美洲大陆的政治生命产生着一种警示作用,对孤独的抗争由此构成小说创作的真正意图,作者以其鲜明的社会责任感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反殖民、反独裁、反霸权的深邃的“拉美意识”,寄予着渴望建立乌托邦的美好愿望。正如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辞中所说:“这将是一个崭新的、灿烂如锦的、生意盎然的乌托邦,在那里任何人都不会被人决定死亡的方式,爱情真诚无私,幸福得以实现,而命中注定一百年处于孤独的世家最终会获得并将永远享有出现在世上的第二次机会”。马尔克斯用一个隐喻指出,布恩迪亚家族经历末世审判,从死亡中复活并将获得永恒的生命,但要做到这一点,“百年孤独”的家族必须首先不再“孤独”,敢于走出和现代文明相互隔绝的历史怪圈,积累起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展望新世界。

自从问世起,《百年孤独》就震动了西班牙语文学界,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小说之一,是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经典杰作。许多评论家都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作品中完美地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把真实的人物放置在真实的地点,让他们遭遇超现实的或者魔幻般的事件,形成对拉丁美洲现实的富有特色的描写,即成功地完成“魔幻”的现实转化。马尔克斯认为魔幻和现实本就一个整体,“现实不止是杀人的警察,所有的神话、传说,人们生活的所有组成部分都是现实”,“魔幻”是拉丁美洲人观察、体验以及传达世界的固有方式。魔幻与现实在具体的小说创作中并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层面,而恰恰是一个统一的世界。《百年孤独》正是借助魔幻现实主义这面多棱镜,马尔克斯从令人眼花缭乱的、不可思议的马贡多奇迹中折射出布恩迪亚家族的孤独特征,痛苦自觉地传达出拉美被排除在现代文明之外的孤独主题。

在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作为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共同倾向,一方面坚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在创作方法上运用欧美现代派的手法,插入许多神奇、怪诞的幻想,使整个作品呈现出虚实迷离、真假难辨的风格,故事在非理性、反逻辑中展开。在《百年孤独》中,本来生活中熟知的一些事物和经验,经由马尔克斯魔幻之手,有时变为神话,有时变为梦幻,有时变为荒诞,似乎无所知又似乎无所不知地不自觉地触及到意识深层领域里丰富的种族经验,从容地将被压抑的布恩迪亚家族的孤独密码充分地传递出来,给读者造成一种陌生化的感受,唤醒对事物全新的认知和体验。生活的经验告诉人们,当周围的一切都为个体所熟知的时候,个体和周围世界的联系似乎变得固定化、机械化,个体的感受力就会变得迟钝,此时刷新或者重建个体感受力的有效方式之一就是周围世界“魔幻化”。在《百年孤独》中,作者正是藉此营造了一种孤独氛围,展示了一个充满神奇与狂欢的家族兴衰故事,成为照亮孤独家族孤独困境的一面镜子。

“与其说马贡多是世界上的某个地方,还不如说是某种精神状态”。在《百年孤独》中,创建并生存于马贡多的布恩迪亚家族所展示出来的生命的姿态,无一不用其独特的方式阐释着“孤独”的内涵,尽管他们“相貌各异,肤色不同,个子各有差异,但从他们的眼神中,一眼便可辨认出那种这一家族特有的、绝对不会弄错的孤独神情”。孤独的恶习在家族中周而复始、代代相传,使人冷漠、绝